公羊義疏

公羊義疏六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二十七年
盡三十一年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衞石惡陳孔瑗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疏左氏穀梁孔瑗作孔奐奐瑗聲相近繁露隨本消息云其明年楚屈建會諸夏而張中國謂伐鄭之明年也彼下云楚子昭盍諸侯可者也

衞殺其大夫甯喜衞侯之弟鱄出奔晉疏穀梁鱄作專省文也鱄字子鮮當作專爲正左氏昭二十年傳乃見鱄設諸焉此二十九年傳云於是使專諸刺僚史記吳世家伍子胥傳刺客傳漢書古今人表吳越春秋新書淮難篇鹽鐵論論勇篇並作專諸

衞殺其大夫甯喜則衞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注據與射姑

同疏注據與射姑同○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狐射姑出奔狄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注據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此非同姓恐見及此據與彼同也　爲殺甯喜出奔也曷爲爲殺甯喜出奔注據非同姓疏注據非同姓○承上衛甯注據與射姑同問也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注黜猶出逐疏衛世家云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子數侍公飲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又怒公之嘗笞三百乃歌之以怒孫文子報獻公文子遂攻出獻公是甯殖雖念獻公而攻出獻公則孫氏也○注黜猶出逐○廣雅釋詁黜去也國語周語王黜翟后注黜廢也說文黑部黜貶下也是年左傳何以黜朱於朝注黜退也我即死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即作則按即猶若也僖三十三年傳爾即死言爾若死也漢書西南夷傳注即猶若也是也即則亦通王莽傳則時成例注則時即時是也女能固納公乎注固猶必也喜者殖子殖本與孫氏共立剽

而孫氏獨得其權故有此言（疏）注固猶必也○國策秦策王固不能高注固必也又齊策固不求生也注固必也呂覽本味固不獨又任數云其說固不行高注皆云固猶必也左傳桓五年蔡衛不枝固將先弃亦謂必將先弃也○注喜者至此言○衛世家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為衛君是殖與孫氏共立剽也彼又云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又云甯喜與孫林父爭權明孫氏獨得其權故甯與爭也

喜曰諾（疏）上二十年左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是年左傳又曰右宰穀曰得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

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疏）校勘記云唐石經作子苟欲納我諸本脫欲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鄂州官書本春秋集傳釋義皆作子苟欲納我

吾請與子盟（注）盟者欲堅固喜意（疏）二十六年左傳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蓋即所欲盟辭也故注謂欲盟固喜意

喜曰無所用盟（注）詩

喜見獻公多詐欲使公子鱄保之故辭不肯盟曰臣納君義也無用爲盟矣疏經傳釋詞云所語助也無所用盟無用爲盟也昭二十五年傳君無所辱大禮言君無辱大禮也禮記檀弓君無所辱命成二年左傳君無所辱命義皆同○注時喜至盟矣○左傳又云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强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明獻公多詐也辭曰臣納君義也云云蓋何氏以意言之請使公子鱄約之注喜素信鱄以爲鱄能保獻公疏注喜素至獻公○左傳又云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疏即左傳所謂使子鮮爲復也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注縶馬絆也疏注縶馬絆也○釋文羈縶本又作馽成二年左傳韓厥執縶馬前注縶馬絆也廣雅釋器縶絆也莊子釋文引三蒼云縶絆也詩小雅白駒縶之維之傳縶絆也周頌有客言授之縶箋縶絆也說文馬部馽絆馬也从馬口其足引左傳韓厥執馽馬前或从糸執聲作縶莊子馬蹄云連之以羈馽釋文馽司馬向崔本並作縶崔云絆前兩足也羈者廣

雅云韅勒也說文韅馬紟頭也或作韅經傳省作韅釋名釋車韅檢也所以檢持制之也

執鈇鑕

疏史記范雎傳臣之胸不足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斧鉞卽鈇椹質卽鑕彼注云椹莝椹也質莝刀也分爲二失之禮記中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王制賜鈇鉞然後殺鈇者有刃之物鑕則所用以藉者也周禮圉人職射則充椹質杜子春讀爲齊人鈇椹之椹圉人所習故使充之言閑人養馬以鈇斬劉乃其職也漢掌畜官斫莝卽此爾雅釋器椹謂之榩孫炎曰椹斫木質也詩大雅公劉箋鍛石所以爲鍛質蓋質也椹也鑕也一物也其質或以石或以金或以木詩箋云質以石爲之後世之砧卽其遺制故爾雅釋文椹本或作砧謝惠連詩欄高砧響發擣衣所用古詩藁砧今何在是也或作櫍說文杜下石是也爾雅之椹當以木爲之詩殷武方斲是虔箋引雅訓解之云正斲于椹上是也若鈇鑕連稱者當以金爲之史記張蒼傳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質皆是蓋凡藉物者皆可得質名爲取其體堅固乃克受斧斤之施故引申之雖木趺柱足皆得此名也玉篇鈇鑕砧也

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注僕從者庶孽眾賤子猶樹之有孽生

疏注僕從者○廣雅釋詁僕使也詩小雅正月并其臣僕箋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賈子服疑僕亦臣禮也文選注引廣雅云僕

謂附著於人○注庶孽至孽生○說文子部孽庶子也漢書
吳王濞傳故庶子悼惠王注孽亦庶也史記呂不韋傳子楚
秦諸孫孽索隱非嫡正之子曰孽漢書賈誼傳庶人孽妾注
孽庶賤者禮記玉藻公子曰臣孽注孽當為枿聲之誤枿卽
櫱廣雅釋詁孽餘也後漢書虞延傳注孽伐
木更生者也書盤庚若顛木之有由孽是也若夫約言爲信
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注鱄見獻公多詐不敢保疏鱄注
見至敢保○上二十六年左傳子鮮對敬姒曰君無信臣懼
不免又右宰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
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獻
已死無日矣亦謂其多詐不可保也故又曰子鮮在何益
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注欲以此語迫從令
必約之疏校勘記云非甯氏與孫氏唐石經原刻下有也字
後磨改重刻刪去故次行九字按紹熙本亦無也
字此獻公激之辭也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疏述襄廿六左氏述其約
言曰苟反政由甯氏
祭則寡人已約歸至殺甯喜注獻公歸至國背約殺甯喜疏左傳衛甯
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
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

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衛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衛氏殺甯喜是獻公但恐不克爾其患之時已背約矣故何氏云然通義云殺甯喜不以討賊之辭者獻公之大夫與里克同義公子鱒挈其妻子而去之〔注〕慭恚不能保獻公〔疏〕注慭恚至獻公○說文心部慭愧也又恚恨也玉篇恨怒也左傳曰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鱒實使之遂出奔晉通義云既愧負甯氏又以獻公淫刑無信見幾而去將濟于河攜其妻子〔注〕攜猶提也〔疏〕校勘記云攜鄂本閩監本同唐石經攜作擕毛本作挈注同係臆改按紹熙本亦作擕○注攜猶提也○廣雅釋詁云攜提也淮南覽冥訓相攜于道注攜引也說文手部攜提也而與之盟〔注〕恐乘舟有風波之害己意不得展故將濟豫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注〕昧割也時割雉以為盟猶曰視彼割雉負此盟則如彼矣傳極道此者見獻公無信刺鱒兄為彊臣所逐既不能救又移心事剽皆為姦約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末為大

惡而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不

為君漏言者即漏言當坐殺大夫不得以正葬正葬明喜有

罪疏左傳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注怨之深也穀梁傳專喜之

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己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注昧割也○釋文昧舊音刎亡粉反一音末又音蔑割也按昧無割義釋文音刎當作昧从未得聲未勿同音荀子彊國云是猶欲壽而刎頸也一切經音義刎古文歾同音義又引字略斷首曰刎刎割也今人猶謂自刎為自抹蓋即歾也亦作伆方言伆隔也突越曰伆陸音亡粉反不知昧有伆義不必有刎音也又音末末當作未又音蔑一音皆是也集韻引字林抹撥滅也莊十二年傳側音曰撥抹昧同音亦得有割義○注時割至彼矣○戰國策齊策六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後世有相攻者如此說苑奉使篇齊衛之先君相與刎羊而約曰後世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身若此皆與此同是盟也而兼詛矣隱十一年左傳鄭伯使卒出猳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又詩小雅巷伯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三物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盍詛牲不定惟便所宜孔疏謂

詛用一牲故此用難也○注傳極至大忠○正以獻公出奔終爲甯喜納知鱄不能救也移心事剽背爲叛約未知何指甯氏得罪二君殺不爲過也獻非殺甯之人故爲小負鱄棄絕大倫經守小信春秋所不與也新語十一云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口近故春秋書衞侯之弟鱄出奔晉書鱄絕骨肉之親棄大夫之信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飢織屨而食不明之效也而穀梁傳謂專之去合乎春秋彼注引何君廢疾云甯喜本弒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鄭釋之曰甯喜雖弒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附公出喜得入己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于己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爲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紂孔子以爲三仁專之去衞其心若此合于春秋不亦宜乎劉氏逢祿難曰甯喜之殺不去大夫與里克同文惡獻公之盜國非惡其背約出奔於獻之末出既不能維持其君臣及其人也又與喜約共弒剽至喜執殺乃徒執其經經之信以暴君兄之過經書出奔以爲是喜之黨而已矣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穀梁子亦云盟詛不及三王春秋繼三王而撥亂甚其重盟約乎既云專爲喜黨又以微子去紂例之疑不於倫莫此爲甚○注不爲至有罪○文六年傳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君漏言當坐殺無罪大夫故去葬而言襄書葬者以殺在葬

後故也此衞公書葬明甯喜非無罪見殺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巳月之六日

曷爲再言豹（注）据盟于首戴不再出公（疏）注据盟至出公○齊疏云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是也殆諸侯也注殆危也危諸侯故再出豹懼籙之（疏）注殆危也○禮記大學亦曰殆哉注殆危也論語爲政多見闕殆包曰殆危也說文歺部殆危也曷爲殆諸侯（注）据首戴不殆爲衞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注）衞侯衎不信而使惡臣石惡來故深爲諸侯危懼其將負約爲禍原先見此者衎負鱄殺喜得書葬嫌於義絕可欲起其小負會盟再出不舉重者方再出豹也石惡惡者下出奔是也（疏）左傳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歛以往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是石惡爲甯喜黨與故曰惡人之徒也繁露隨本消息云石惡

之徒聚而成羣則不止石惡一人劉氏解詁箋云何以殆諸侯自是晉弱楚强諸侯奔走夷狄也日者惡楚詐也惡人之徒如蔡公孫歸姓陳孔奐鄭良霄皆叛臣非止石惡也○注衛侯至亂原○通義云殆者不信之辭獻公無信又使其惡臣甯喜之黨來良霄孔奐後亦皆弑君者而諸侯之大夫雜夷楚之使相與結盟反覆無信故爲內危錄之而再言豹也義較備足○注先見至小負○獻公書葬見下二十九年再書豹殆諸侯以起獻公小負故也○注會盟至豹也○郎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舉盟以爲重不言會于某今此會盟並舉以再書豹故也解詁箋云豹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曰諸侯之大夫先目而後凡也會盟再出不舉重者殆諸侯也通義云會盟一地不舉重者此楚與中國爭伯之始亦危錄之意亦通○注石惡至是也○郎下二十八年衞石惡出奔晉是也出奔故知爲甯黨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后閽殺吳子餘祭蔡世子般弑其君莒人弑其君之應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乙亥朔據厤爲十一月左氏傳作十一月是也傳云辰在申司厤過也再失閏矣此則左氏之誤閏在前年故此年申戌之月皆乙亥朔若如左氏删去前閏則爲未酉月之朔非辰在申也姚秦時姜岌作三紀甲子厤亦謂考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爲再失閏譏傳爲違誤

長厤曲附左氏而於此年十一月後頓置兩閏更爲無稽竊意古厤經歲皆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小餘成日至四年而將爲六十六者爲閏年二十六年小餘已成日至二十七年小餘不滿日法九月朔爲乙亥不縣三月頗大十一月仍爲乙亥故傳以爲再失閏所謂閏者即新法之閏年別於整年而言也三統誤會傳文而以得厤爲失閏月于前故以傳之十一月爲九月耳即割時厤失閏則此年之十一月爲十二月如經所書不得係乙亥朔爲十一月既係十一月是傳已將一閏於前以正時厤之失杜氏又附綠於左氏所增之外更增一閏乎又按律厤志劉歆說云得厤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故春秋朔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中而司厤以爲在建戌史書建亥又曰襄公二十七年畢辛亥百九歲九月乙亥朔是建中之月也傳史書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中司厤過也再失閏矣言時實行以爲十一月也不祭其建不考之於天也劉以傳作十一月故云司厤以爲在建戌經作十二月故云史書建亥辛亥僖公五年爲流統五十三章首故日辰辛亥百九歲也○往是後至之應○卽下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二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二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是也鄂本后作後紹熙本同當據正校勘記云釋文閽殺下音試此二弑字亦當作殺音試因上有釋文故作殺此無釋文故作弑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七年十二

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禮義將大絶滅之象也時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蔡侯通於世子之妻莒不早立嗣後閽弑吳子蔡世子般弑其君莒人亦弑其君而庶子爭劉向以爲自二十年至此歲八年間日食七作禍亂將重起故天仍見戒也後齊崔杼弑君宋殺世子北燕伯出奔鄭大夫自外入而篡位指略如董仲舒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注豹搦爲政之所致疏成元年無冰注云何書曰舒恆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温倒賞也此與彼同○注豹搦至所致○舊疏云偏指豹搦者正以數年以來專見豹搦之事明是時豹搦用事也即上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二十四年叔孫豹如晉仲孫搦侵齊二十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以下于宋下文秋仲孫搦如晉二十九年仲孫搦會晉荀盈以下城杞之屬是也按成元年指季孫行父專權所致此時不見季孫用事故斥叔仲也五行志中之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劉向以爲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鄙被兵十餘年因之以饑饉百姓怨望臣下心離公懼而弛緩不敢行誅罰楚有夷狄行公有從楚心不明善惡之應董仲舒指略同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奧年

夏衛石惡出奔晉疏通義云甯喜之黨

邾婁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注公方久如楚先是豫賦于民之所致疏注公方至所致○校勘記云鄂本久作欲此誤舊疏云即下十一月公如楚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是也按如疏義似舊疏本作久也五行志中之上二十八年大雩先是比年晉使荀吳齊使慶封來聘是夏邾子來朝襄有炕陽自大之應與何義微別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注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疏注如楚至狄也○即此及昭七年三月公如楚是也論語八佾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故危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注靈王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有甲寅月之二十六日

乙未楚子昭卒注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葬以

閏數卒不書閏者正取朞月明朞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
非死月不得數閏疏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昭卒之二年陳蔡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建會諸
侯而張中國卒之明年諸夏之君朝于楚楚子卷繼之四年
而卒其國不爲侵奪而顧隆盛強大中國不出年餘何也楚
子昭蓋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赴愬而乘之兵四
五出常以眾擊少以專擊散義之盡也先卒四五年中國內
乖齊晉魯衛之兵分守大國襲小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
吳在其南而二君弑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慶封劫君
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羣衛衍據陳儀而爲讒林父據戚而
以畔宋公殺其世子魯大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何氏無
與楚子昭義蓋嚴顏之異也○注乙未至月也○通義云閏
者積月之餘日而附於前月故不更繫月與王申同例繆義
述閏云謹按杜氏春秋長厤明年閏八月則是年不當有閏
月且長厤是年十二月甲寅爲十二月十七日明年二月癸
卯爲二月七日若十二月後有閏月則癸卯當在明年正月
不得在二月矣何說非也乙未當爲己未甲寅爲二月十七
日則己未當爲二十二日己與乙字形相似故已誤作乙左
氏經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羊穀梁並作乙未
乙亦已之誤也按杜氏之厤不可通於何氏若皆改經還就
則無不可通之書矣○注葬以至數閏○釋文朞作期云本

又作朞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
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注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
以閏月爲數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大功以下以
月計則數閏故葬亦數月亦計閏也其卒不書閏者三年問
云至親以期斷故取朞也朞三年皆以年計故不數閏也白
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期也期者復
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卒在閏者閏爲前月之
餘卽繼前月計之非此不數也通典禮云晉簡文帝崩再周
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按左氏春秋經書襄二十八年十
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其閒相去四十二日是則
乙未閏月之日也經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
正之文其不日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證又禮記曰喪
事先遠日則祥除應在閏月尚書左丞劉遵議喪紀之制歲
數者從閏而三年之喪閏在始末者用舍之論時有不同惟
當本乎閏之所繫可以明折喪經傳具四時以編年一時無
事經書首月及其有事隨月而載初不書閏者以閏附正月
不應時見也唯傳文六年書閏月不告朔指見告朔之餘無
事也又文公元年閏三月後故傳曰於是閏三月欲審所附
此明證設此閏遭喪者取其用忌應用來年三月既合喪期
大數得用忌定日何休亦以爲然朝論同之不嫌原其所由
在乎閏附前月而不屬後故也始喪在閏月以附前祥除遇
之豈得屬後立閏有定所而施用有彼此求之理例殊不經

延且喪宜從重不貳之道祥用遠日禮之正典愚謂周忌故
常七月二十八日大祥應用閏月晦既得周忌之正不失遠
日之義禮之遠日誠非出月遇閏而然蓋隨時之變耳劉遵
用閏月祥散騎常侍鄭襲議云中宗肅宗皆以閏崩祥除之
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陏閏附七月用之何疑荀司徒亦
以閏堯荀家祥亦用閏之後月諸荀名德相繼習於禮學故
號為名宗議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羊穀梁今技周官左氏
傳所書自是閏月中事閏月長三十日三十日中何得無事
不明閏月非附月之理也議者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遇閏
之年使二十六月三年之喪不應以閏為月議者稱禮傳終
身之哀忌日之謂不推周年子卯之謂代不用子卯閏月及
大月三十日亡至於無閏之年及與小盡都是無忌所以古
人用子卯也簡文皇帝七月二十八日崩己未之日今年己
未在閏月十日時不用子卯而用二十八日久矣若己未在
他月今者不能變改閏附七月己未在閏今者用閏蓋遠日
之情也吏部郎中劉耽議以為喪禮之制周年沒閏者議者
以閏非正月故略而不數是以邱明謂之閏三月公羊則曰
天無是月由此言之閏無定所臨節而立其名稱則在上月
是以卒于閏者則以所附之月為周至於祥變不得異豈
有始喪則附之於前祥則別之於後以例推之理所未安
且夫禮雖制情亦復因情制禮若情因事伸則古人順而不
奪是以每於祥葬咸用遠日斯所以即順人情因可伸之愿

故數年則設閏喪禮所不嫌附於前月春秋之明義愚謂國
祥用閏月晦既合經傳附前之義又得遠日伸情之旨且喪
宜從重古今所同詳尋禮例謂此爲允太常丞殷合議謂忌
不可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尚遠日也謂宜以七月二十
八日爲忌閏月晦而祥尚書右丞戴諸議尋博士所上祥事
是專用吳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氏注及禮之遠日也
禮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十五月而畢春秋傳曰三
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此喪服之大數朞月之正文也又云
喪以月者數閏以歲者不數閏是爲有閏則十四月而祥二
十六月而除不用喪月之常數所以重周忌之正也夫練祥
之節喪禮之大終身之哀忌日之謂喪中遇閏禮不可略周
忌之月不可以移故緣情以立制變文而示義也至閏在喪
表三年之限已全閏忌之正已得何故於此又復延月耶議
者據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以明閏非
月數皆應屬前之證按推放分度臨以置閏閏月之所在年
中無常要當有繫以明其所在三月後謂之閏三月非三月
也大無足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在無常也殺從亦云積
分以成月稍傳之文先儒舊說並不謂問是餘日不別月數
而以六十日爲一月也三年之喪禮之所重其爲節文不專
一制亡在於閏喪者之變祥除之事無復本月應有所附以
正所周閏在三月後附在三月喪紀無逆順序有節合三傳
三禮意也若閏非月數皆屬以前功服葬月何以數之於葬

則數於祥則否用舍二義未安也凶事遠日吉月中之遠卜爾若遷一月當是遠月竝遠日之義耶卜葬之遠不出於月卜祥之遠而乃包閏卜同遠與復非所宜也按何休云閏死者數閏以正則月非死月不得與數大較蓋同也但其年無閏而以乙未爲閏之日考校經傳未之詳耳商探同便爲正義不亦謬乎閏在喪中略而不計祥除值閏外而不尋取重周忌也閏亡無正推以附前喪期不關順序不悖合禮變也按此議極爲不允宋書禮志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已變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設是則祥忌皆以同月爲議而閏亡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義故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月名旣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承革節候亦舛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爲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二載旣失周期之義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人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亡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爲忌此必不然則閏亡可知也是也通典又引鄭襲雜范甯曰以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爲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閏益月耳非正月也非正月則吉凶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敢以閏月死旣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當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所謂忌日者死者之日月耳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

日邪當以後歲閏月五日爲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難者曰忌日之慼終身之慼罔極之恩不離一日今須後閏則三年之忌不亦遠乎傳稱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爲甲子乙卯誠如是自宜以日辰爲忌遇之而慼耳御史中丞譙王臣恬議夫閏非正數故附前月爲稱至於月也豈得爲一以宿度論之閏所附月盡之夕當猶見乎又閏之初豈不始魄以茲言之可不謂兩月耶天無是月正數且非無此月也若用閏祥則虧二十五月之大斷失周忌之正典出於祥月非卜遠日之謂正月而除於禮爲允曾稍內史鄒恬書云省別書并諸議具三禮證據誠所未詳恐祥忌異月於理不安十三月祥二十五月畢明文煩然而閏在周內合而不數者則閏正月遭類便當以十二月祥於時則未及周年於忌則時尚乎吉若由天無是月故略而不計則凡在五服告應包閏具如足下所論若云情重則宜包情輕則宜數是爲制之由情而非本於麻數苟本乎麻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重而合閏而宜一且齊衰之制遇閏而包降爲大功則數而除天性攸同而包數異制以月爲斷者數閏以年爲斷者除閏推此而言則除數所由蓋以所過爲分斷非本情之所以以後月爲周者故是上之所論以吉爲忌於理不通故耳云閏在周後者將非其踰至於內事尚遠蓋施於卜日祥葬制無定期故不得即中物情務從其遠若理例坦然豈得不循成制以過限爲重或謂閏者蓋年中餘分故宜計其正限以補不足

今所用無閏則不備小月之限閏在周後便欲以六十日爲一月者當以既已遇閏便宜在盡其月節故也月節之難足下釋之曰節必在閏月之中則合月從節卽復進退致闕向書儀射謝安等參詳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祥除必正周月請依禮用七月晦至尊釋除縞素俯就卽吉按譙王恬鄒惜論皆正祐說謬妄謝攸孔粲劉遵鄭襲劉耽殷合皆似理而非也隋書禮儀志牛宏撰儀禮定制之年及期喪不數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得其宜矣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何言乎公在楚〔注〕據成十一年正月公在晉不書〔疏〕注據成至不書○卽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知正月時公在晉明矣

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在夷狄爲臣子危錄之〔疏〕鹽鐵論和親篇春秋存君在楚繁露王道云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義也又云觀乎在楚知臣

于之恩穀梁以爲閔公非其義○注正月至存之○類聚引白虎通云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注正月朔日乃執而朝賀其君朝賀以正月何歲首意氣致新欲長相保重本正始也故羣臣執贄而朝賀其君續漢志注引決疑要注云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漢魏朝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爲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不以貨殺禮庶羞不踰牲宴衣不踰祭服輕重之宜也○注在晉至錄之○御覽引考異郵云襄公朝于荊士卒度歲愁悲失時泥雨暑溼多霍亂之病蓋亦在危阨也成十一年在晉不書昭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書公在乾侯者彼注云閔公運濆無尺寸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明臣子當憂納之是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疏】穀梁傳公至自楚喜之也注凱曰遠之楚國喜得全歸

庚午衞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疏】此及左傳釋文作閽殺左氏唐石經亦作殺公羊石經及板本作弒穀梁音義亦作弒凷禮正義引左傳亦作殺與石經同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閽弒吳子餘祭盜弒蔡侯申陸氏皆謂其殺吳子也蔡侯也不

日其君者閽者刑人也盜者賤人也刑人賤人非君所近不
使得君其君者於凡弒君者也其為弒則同故雖刑人賤人
未有無君者也經諱殺是與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盜殺衞侯之兄縶盜殺陳夏區夫晉法何異也是不亦使於
亂臣賊子刑人賤人之賊其君且藉口
於春秋不書弒哉豈聖人正名之意哉

閽者何門人也注守門人號疏注守門人號○禮記祭統云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又檀弓
閽人為君在弗內焉注閽人守門者也周禮秋官序官閽人注閽人司昏晨以啟閉者說文門部閽常以昏閉門隸也杜
云閽守門者穀梁傳閽門者也刑人也注以刑為閽古者內刑墨劓臏宮與
大辟而五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
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偽多疏注以刑為閽○周禮閽人注又云刑人墨者使守門
刖掌戮職文彼云墨者使守門刖者使守囿故閽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是守門守囿皆用刑人統謂之閽也
左傳莊十九年鬻拳自刖楚人以為大閽明諸侯閽人亦用刑人矣○注古者至而五○白虎通五刑云刑所以五何
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滅火宮者法土之壅水臏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又云墨者墨其額

也剕者剕其身也腓者脫其臏也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大辟謂死也書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剕罰之屬千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書序以為訓夏贖刑蓋夏初制也周禮司刑職墨罪五百劓罪五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駮之夏側則重刑多而輕刑少矣舊疏引元命包云墨劓辟之屬各千臏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為五刑罪次三千與書同惟臏則異舊疏引鄭駮異義云皐陶改臏為㓠呂刑有㓠周改㓠為刖孔子為春秋採摘古制也說文臏骨部臏䣛耑也脫其臏謂鑽傳其䣛耑骨㓠者說文足部跀斷足也舊疏云何氏必言古者肉刑者漢文帝感女子之訴怨倉公之罪除肉刑之制故指肉刑為古矣○注孔子至僞多○舊疏云孝經說文校勘記云鄂本撤作斬誤白虎通五刑云傳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明刑應世以五周禮保氏疏以為鈎命決文三王明刑司圜疏引作肉刑義與此同易繫辭傳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卽三皇設言民不違也初學記引書傳云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漢書武帝紀詔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又云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臏者以墨蒙其臏處而畫之犯宮者履雜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書鈔引書傳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皁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幪其臏處而畫之犯大辟者衣

無領白帕引書傳又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是也舊疏引唐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注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為大恥中刑雜屨屨履也又曰下刑墨幪之巾也使不得冠飾周禮罷民亦然蓋并注文引之又曰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以居州里而民恥之亦書傳語御覽引慎子云有虞氏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屨當刖以艾韠當宮以布衣無領當大辟周禮疏引孝經緯云上罪墨幪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所說大同小異皆以唐虞象刑也故周禮司圜注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是也荀子正論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漢書刑法志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以俗薄於唐虞也違與機說加與多頌篇疏云三皇之時天下酷粹其若設言民無違者是以不勞制刑故曰三皇設言民無違也五帝之時黎庶已薄故設象刑以示其恥當世之人順而從之疾如機矣故曰五帝畫象世順機也畫猶設也三王之時劣薄已甚故作肉刑以威恐之言三王必為重刑者正換度其世以漸欲加而重之故曰換漸加也當時之人應其時世而為黠巧作姦僞者彌多于本用此之故須為注重刑也疑皆宋均注語故云云云之說備在孝經疏蓋孝經

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閽〔注〕据非刑人名刑人非其人也〔注〕以

刑人爲閽非其人故變盜言閽疏注以刑至言閽○穀梁傳曰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禮記祭統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故曰以刑人爲閽非其人也舊疏刑人弒君正合書以盜哀四年盜殺蔡侯申下傳云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是其刑人弒君正合稱盜之六按此刑閽者戒人君以刑人爲閽故變盜言閽繁露順命云皆絕首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閽盜而已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是也惠氏春秋說云不稱盜而稱閽何也周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昔刑人焉守門謂之閽左傳謂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明非刑人乃俘囚安知其非諜也故春秋備書之以爲戒云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弟子問曰爲謂之閽則當曉以書閽之故按二十三年傳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非其人人與非其大夫文法一律義亦當同文十六年傳賤者窮諸人則此刑人正宜書人不書人而書閽者以非其人也非其人謂非吳人也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則此刑人乃越人若書曰吳人弒其君失其實矣又在吳國非自外來不得從邾婁人戕鄫子之例故如其實而書之曰閽且非因以爲人主近刑人之戒何氏誤據哀四年傳而於非其人句不得其解按何意以刑人非其人謂刑人非可爲閽之人也故特書閽示戒足答弟子之問不必如非其大夫一例解

也彼何語出左傳未知公羊何若非士不得稱人君子不近
以秋穀梁所謂不得齊諸人者也何解正合傳意
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注刑人不自賴而用作閽由之
出入卒爲所殺故以爲戒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
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疏〕校勘
記唐石經原刻無則字後磨改增之繁露王道云闕弒吳子
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鹽鐵論周秦云古者君子不近刑人
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爲公羊
問答云君子不近刑人而周禮墨者使守門何也曰祭統云
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注謂夏殷時然則
春秋用四代之禮不獨用周禮故不同通義亦云祭統注以
爲夏殷時若然墨者使守門周公制禮如是但王政與世隆
汙情變黠僞則防姦遠患之道益密故春秋因此事而著不
近刑人之戒亦變周從殷之一端焉按曲禮刑人不在君側
注爲怨恨爲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漢書蕭
望之傳自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
刑人之義又後漢書曹節傳吳使刑人身遺其禍是也○注
刑人至爲戒○舊疏以不自賴猶言不自重穀梁傳禮君不
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

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弑吳子于餘祭仇之也用以爲閽由之出入是狎敵邇怨也故書爲戒○注不言至其君○曲禮疏引白虎通云古者刑殘之人公家不畜大夫不養士遇之路不與語放諸墝埆不毛之地與禽獸爲伍禮記王制云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注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明之又無賙恤也虞書曰五流焉宅五宅三居是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是周禮說與春秋禮今文家殊也穀梁傳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不言其君故不繫國稱吳閽也正以不齊諸人絕君臣之義故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城杞注書者杞時微善能成王者後疏舊疏云左氏經世叔齊作太叔儀今本左氏大亦作世與公穀同左氏經莒人下脫邾人二字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注書者至者後○穀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注諸侯微弱政由大夫大夫能同恤災危故曰

辭之正何氏不曰大夫義滅同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注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當坐善諸侯城之復貶者諸侯自閔而城之非杞能以善道致諸侯疏注貶稱至諸侯○傳二十七年杞子來朝注杞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正以杞本公春秋新周故宋黜杞爲小國稱伯莊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是也今稱子以其危弱不能自城危宗社當坐故貶從子也春秋伯子男一也得爲貶者爵位雖同名號究異故傳二十三年注聖人子孫有誅無絶故貶不失爵也彼亦以爲徐莒所脅故以其一等貶之稱杞子卒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注據向之會稱國疏注據向之會稱國○郎上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以下會吳于向是也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注據聘不足賢而使賢有君有大夫荊人來聘是也疏注據聘至

是也○莊二十三年書荊人來聘是也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注〕與并也并季子四人〔疏〕史記刺客傳光之父曰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卽謁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疏〕刺客傳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大子以次傳弟欲卒致國季子札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注〕迮起也倉卒意〔疏〕注迮起也倉卒意○說文辵部迮迮起也孟子公孫丑篇今人乍見孺子乍亦倉卒意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注〕迭猶更也〔疏〕注迭猶更也○小爾雅廣詁迭更也太元元文陰陽迭循注迭更也廣雅釋詁迭代也易說卦傳迭用剛柔注迭遞也代遞皆更義也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

〔疏〕吳越春秋一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禮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季札謝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與今欲授國季札臣誠耕于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于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荊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乎季札諸樊

曰敢不如命較此及史記爲詳授位季札之意蓋起於壽夢成於諸樊也故吳世家云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是也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疏〕吳越春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舊疏云或輕其死或爲勇事卽餘祭不遠刑人謁爲巢門所殺是也

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疏〕注祝因至是也○論語鄉黨文校勘記云古論語作瓜祭魯論語作必祭何氏今文之學當引作必祭又曰何氏於尚書多用伏生之學於論語不可必其用魯也臧氏鏞堂拜經日記云古論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魯論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公羊傳注引瓜祭按何邵公止通今學不當引古論卽兼通古學義當全引必不從瓜祭而止此蓋用魯論必祭之文以證傳中飲食必祝疏家不能詳其所出後人誤據今本論語改之按臧說是也李氏惇羣經識小云必字从八弋篆文作[illegible]與瓜相近而誤飲食必祭者周禮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皆言祭食之禮皆出少許置之籩豆之閒或上豆或豋豆之閒然玉藻云唯水漿不祭注水漿非盛物此引論語疏食菜羹至微至薄亦祭明凡飲食必祭也禮運云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所爲祭始爲

飲食之人不忘本故也雜記孔子言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盍主人謙辭論衡祭意篇南史顧憲之傳皆引此爲孔子語曰天苟有吳國【注】猶曰天誠欲有吳國當與賢弟【疏】注猶曰至賢弟○舊疏云言天誠有吳不減我當將國與賢弟也尚速有悔於予身【注】尚猶努力速疾也悔咎予我也欲急致國于季子意【疏】說苑至公云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死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與此大同舊疏云成十七年左傳晉士燮祈死何氏膏肓云休以爲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若周公之陛天不出妖地不出孽陰陽和調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植璧秉圭願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死天由此言之死不可請偶自天祿欲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爲果死因著其事以爲信然於義左氏爲短今此謁等亦自祈死而得雖左氏者公羊此事直言謁等愛其友弟致國無由精誠之至而願蚤卒遂忘死不可祈之義如周公代死子路請禱之類豈言謁等祈得死乎而謁及餘祭之死或入巢之門或鬮人所殺抑亦事非天咎也豈知左氏以果死爲信

然故得雖之接舊疏通達默洽○注尚猶努力○說文八部尚曾也庶幾也詩上風兎爰云尚無爲案云尚庶幾也漢書敘傳尚粤其幾注尚庶幾也願也皆與努力義近○注速疾也○周禮考工記輈以爲遲速也注速疾也禮記檀弓豈若速反而虞乎注速疾也爾雅釋詁遄速也郭云速亦疾也呂覽辯士云弱不相害故遬大注遬疾也遬爲速之籀文見說文亦訓疾○注悔咎予我也○賈子容經云悔者凶也凶咎義同爾雅釋詁予我也白虎通號篇予亦我也予訓我者余之借也

故謁也死餘祭也立注故迭爲君疏在上二十五年餘祭也死夷昧也立疏餘祭死見上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疏舊疏云在昭十五年史記刺客傳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越春秋一餘昧立四年卒欲傳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請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通義云不在曰亡按史記諸書皆謂季札逃亡此云使而亡下云使而反蓋託使而亡爾

僚者長庶也卽之注緣兄弟相繼而卽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已之是揚兄之非故爲之

諱所以起至而君之疏通義云卽之卽位也〇注緣兄至卽位〇昭二十七年左傳我王嗣也彼疏引服云僚者夷昧之庶兄用公羊爲說也釋義雜記云左傳二十七年杜注光吳王諸樊長子也故曰我王嗣疏引服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按吳世家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何注公羊皆以光爲諸樊子此杜所據也春秋正義及史記集解並引世本云夷昧生光此服所據也春秋正義又曰班固云司馬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據故杜以史記爲正言王嗣者言己是世嫡之長孫也考諸樊兄弟四人最後王者夷昧則光云我王嗣似當爲夷昧子然史記云光父先立公羊傳云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則爲王嗣者又宜是諸樊之子史記以餘昧之子爲僚服虔以僚爲夷昧之庶兄或據史記與譏服氏亂父子之序然考公羊傳云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後云僚者長庶也卽之然則謁等四人同嫡母所生僚年長於四人但庶妾所生耳與服義正合故何注云稱兄弟相繼而卽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已之是揚兄之非故爲之諱是何氏亦以僚爲季子兄也又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則季子口中明以僚爲兄矣故何注亦云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爲季子殺僚是也按以光而弑僚是以子殺父矣今季子爲僚報仇而

殺光是父又殺子也故云父子相殺服氏既依世本又据公羊不得以爲非也又按說苑至公云闔廬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又云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亦以僚爲季子兄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司馬採世本爲史記然亦有參差諸國之書不與世本左傳合者今以左傳證之服氏之說是也襄三十一年傳吳屈狐庸曰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注云嗣君謂夷昧則光是夷昧之子審矣如光爲諸樊之子則左傳宜曰我亦王嗣也不當僅以王嗣爲言光即諸樊之嗣子僚亦夷昧之長嗣既不兄終弟及則兄死子傳亦其常耳僚之立未爲不可光何不平之有故當以公羊爲正○注所以至君之○說苑政理云不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禮記中庸云隱惡而揚善季子不欲揚君兄之惡故春秋緣賢者之心而爲之諱也僚得爲篡者季子不立光爲嫡子光當立也

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注不爲讓國者僚已得國無讓也疏注不爲至讓也○校勘記鄂本無讓也作無所讓此誤世家謂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此傳似謂先時因使而逃益如得季友如陳通乎季子之私行也同

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

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疏〉舊疏云三君皆然故將從言凡二者非一之辭

先君之命與〔之〕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

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本爲改爲焉按釋文作僚焉云於虔反本又作惡音烏蓋據此所改繁露玉英云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史記刺客傳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耶季子必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眞嫡嗣當立吳越春秋又曰光曰札之賢也將卒傳付嫡長以及乎札矣及札爲使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嫡長也嫡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代立乎於是使專

諸刺僚〈注〉闔廬謂之長子光專諸膳宰僚耆炙魚因進魚而

刺之〈疏〉注闔廬至子光○何氏以光爲謁子與史記杜氏同說苑至公云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僚何爲也亦以光爲謁子注專諸至刺之○舊疏云吳語文昭二十七年左傳云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史記注引服虔云全魚炙也吳世家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公子光詳爲足疾入於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

僚鈹交于匈遂弑王僚刺客傳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吳越春秋又云專諸曰凡欲殺人者必前求其所好吳王僚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太湖學炙魚光具酒請僚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胸胸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說文口部嗜欲喜之也書蓋嗜之借孟子告子者耆秦人之炙亦作耆炙者說文肉部炙肉也从肉在火上詩小雅瓠葉傳炕火曰炙蓋以火炕魚食之也而致國乎季子〔疏〕說苑篇名至公又云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吳越春秋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弑改殺按釋文作弑殺吾君云申志反注殺僚同蓋此據所改注中則諸本皆作殺僚紹熙本亦作弑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注〕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為季子殺僚〔疏〕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父子兄弟非一人不得言終身也身字蓋因下終身不入吳國而衍終無已者終竟也竟無已時也檀弓曰爾責於人終無已夫莊子則陽篇其可喜也竟無已呂覽知度篇是耳目人終

無已也文義悉與此同昭二十七年疏引此已衍身字則不
始於唐石經矣新序節士篇亦作終身無已後人据誤本公
羊增身字也○注兄弟至殺僚○何意以
僚爲季子庶兄光爲札弒僚是兄弟相殺
去之延陵〔注〕延陵
吳下邑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竟〔疏〕注延陵吳下邑○
下三十一年左傳
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左疏引服虔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
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吳世家
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毗陵
季札所居師古曰舊延陵漢改之越絕書毗陵故爲延陵吳
季子所居又云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縣七十
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冢古名延陵墟○注禮公至越竟○繁
露玉英雜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
國之義疏九年注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異故自凡通五行
云親屬臣諫不相去
法木枝葉不相離也
終身不入吳國〔注〕不入吳朝既不忍討
闔廬義不可留事〔疏〕說苑至公又云季去之延陵終身不入
吳○注不入吳朝○舊疏云延陵者竟
內之邑而言不入吳國故以朝廷解之○注既不至留事○
校勘記鄂本無可字此衍按有可字亦通紹熙本亦有可字○
昭二十七年左傳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
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

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吳越春秋語同卽不忍討意也漢書蕭望之傳則下走當歸延陵之皋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棄國而耕於皋澤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注故大其能去以其不以貧賤苟止故推二事與之疏說苑又云君子以其不殺為仁以其不取國為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弃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繁露精華云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弒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通義云推季子之心本以光正當立假令夷昧死季子受之比其卽世亦必歸國於光故光既自立因而不討也慶父無可立道僖季子處之以義闔廬有可立道吳季子處之以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注據其本不賢其君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注方以季子賢許使有臣有大夫故宜有君疏校勘記云補鏜云十二年疏引作則國宜有君者也唐石經缺以上下字數之當無國字按無

國字亦通○注方以至有君○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注以季子之賢吳子得進稱子是尊君也

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注故降字稱名疏舊云壹而足者即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是也女叔字此稱名故注云降字稱名也經義雜記云嘗讀宋儒胡安國春秋傳至吳子使札來聘未嘗不歎胡氏之謬也杜注左傳云不稱公子其禮未通於上國正義引釋例曰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也又公羊傳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穀梁傳其名成尊於上也范云札名者成吳之尊稱直稱吳則不得有大夫是三傳皆無稱名爲貶之說唐獨孤及曰以季子之閎通博物慕義無窮而使當壽夢之矜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啟周道以伯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安能謀諸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乃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吳之覆亡君實階禍獨孤之言本非知季子者然尚未傳會聖人之經胡氏之論豈因此加刻與惟明王世貞有言曰彼見乎吳之俗狠戾而好戰日尋干戈而僚以貪愎驕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詬之資左右焉其人目睨而齒齧盡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

禮息鬪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憧而何有於國故孰計而舍之非得已也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嘿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鳴吳也可謂燭照當日之情勢矣嗟乎季子何人者卽以其聘於列國事觀之見叔孫穆子而慮其不得死說晏平仲而告之以免難之法與子產交而憂鄭之將敗聞孫文子之鐘爲之懼禍而不敢止說叔向而恐其好直以離禍是其於萍蹤遇合之人尚爲之深思遠慮惓惓不忘如是而況於宗社乎是故吳之興亡季子必籌之熟慮之深矣特時勢流轉有非人力所能挽者與其以身殉之於受簒弒之禍而不能有所濟孰若見幾而作全身潔已之爲愈哉闔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於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簒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季子之志至是而始白然當其初讓之時已見之明決矣非固讓以全小節而罔念國家之大禍也唐蕭定云易曰知幾其神乎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嗚呼其知季子也哉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字季子則遠其君夷狄常例離君父辭故不足壓父子之親厚

君臣之義季子讓在殺僚後豫於此賢之者移諱于闔廬不

可以見讓故復因聘起其事疏注緣臣至之義○校勘記云何校本十二年疏引作故不云

足乎季子所以隆父子之親也與今本異通義云必使臣必使子者必使全其爲臣子之道當札君父之世並未得有君有大夫今爲季子足與之則非臣子尊榮欲與君父共之之意故仍未許臣同諸夏此春秋以忠教孝也是也宣十三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義與此同○注孝子至見讓○殺僚事在昭二十七年彼注云不書闔廬弒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享之故爲沒其罪也是以移諱闔廬其讓不見不得於彼賢也○注故復至其事○正以聘者嘉接內辭亦因其可褒褒之也通義云讓國事在昭公時豫賢之於此者吳能修禮義來聘因其可賢而賢之所以得起其讓者迄春秋吳大夫皆不得以名見足知札特書名爲賢故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疏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注南燕姞姓在鄭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史曰北

燕據時然故不改也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索隱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宋衷曰有南燕故云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頗來聘注月者公數如晉希見答今見聘故喜錄之疏釋文頗本作菠二傳作薳罷頗氏炎武廣韻正罷古音婆易中孚六三或鼓或罷或泣或歌王肅音皮徐邈音扶波反按罷音皮皮音婆凡經傳中罷倦之罷罷體之罷皆讀婆儀禮鄉飲酒禮飲酒罷劉音皮轉記少儀師役曰罷注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選曰波此可見罷倦之罷罷休之罷同為一音矣春秋襄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昭六年楚薳罷帥師伐楚公羊並作薳頗頗音皮左傳襄十五年公子罷戎罷音皮二十二年年成御襄罷師罷音皮三十年皆自朝布路而罷罷皮買反又扶波反○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文當言如晉是若有作如楚字者誤也按上三年四年八年十二年二十一年皆書公如晉是數如晉也公五如晉惟八年晉侯使士匄來聘十二年晉侯使士彭來聘二十九年晉侯使士鞅來聘來答者三是希見答也今二十八年公如楚三十年即報聘故喜

錄之也通義云聘例時此月者與公如楚同意莊文之篇楚再來聘皆取其敬慕中國至是公親往朝楚使大夫報聘而已陵轢諸夏之甚故爲諸夏危錄之按於如楚已月危之彼旣來聘皆屬修好無爲復危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注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弒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疏注不日至其日○決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書丁未日故穀梁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疏引何氏廢疾[illegible]子般弒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弒君何反書日耶鄭釋之曰商臣弒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弒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然公羊有若不疾乃疾之推以況此則無怪然劉氏逢祿難曰若夷蔡般不夷許止當日蔡弒與日楚弒同文而異辭不日今異蔡於楚以明內外之辭反同許下楚以明文實之例何君明辨晳矣傳昭弒父之爲夷而僅以不日夷其尊政至許買之日弒則以爲止卒於例亂矣經義遂闇亦云楚夷狄也夷狄不足責使不日則楚商臣弒其君當不日矣此說之不可通者也設穀梁此傳自亂其例無可解說公羊不忍之義詞嚴義正故子般卒書日子赤卒不書日以所聞世恩王父少殺所傳聞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般殺不去日見隱子卒去日傳曰不忍言也亦其例也通義云弒君例不日者失德也般之罪惡不待

貶絕固無爲父之道報于宮中以亡其身故去日見亦有罪
也太史公曰爲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
名若蔡景公所以爲鑒也此猶牽涉左氏傳
說幾與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同一傾矣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注伯姬守禮含悲極思之所生外災例
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有甲午月之五
日左氏經伯姬上有宋字趙氏坦
異文箋云左氏傳亦云宋伯姬且下注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有宋字則此云宋災宋伯姬卒所以繫伯姬于宋者魯女之
嫁于宋者也有宋字爲是按趙說是也水經注睢水東逕相
縣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國府園中猶有伯姬黃堂基斯
堂即伯姬燒死處方與紀要相城在宿州西北九十里○注
伯姬至所生○漢書翼奉傳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
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
極陰生陽也五行志上三十年宋災董仲舒以爲伯姬如宋
五年宋共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
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
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也與董何義殊○注外災至卒日○
外災例時則莊十一年秋宋大水莊二十年夏齊大災上九
年春宋火是也此日故解之昭九年夏四月陳火書月者彼
注云月者閔之昭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書日者

四國同日災非常故也此日者爲伯姬卒日以內女卒例日
故也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不日者彼年夏六月乙丑齊侯
葬紀伯姬注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
也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亦不日亦於三十年八
月癸亥葬紀
叔姬日也

天王殺其弟年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
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不從直稱君者學
重也甚殺意恢以失子行錄讀但殺弟不能書是也不爲諱
者年夫有罪疏釋文年夫音佞二傳作佞夫古年佞同部叚
借大戴禮公冠篇成王冠祝雍曰使王近于
民遠於年說苑修文篇作使王近於民遠於佞九辯古義云
古佞讀爲王故晉語輿人誦云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與田
協是讀爲年殊不知年讀爲甯出讀爲陳故詩信南山畀我
尸賓壽考萬年然公羊不作王而作年何也詩甫田云倬彼
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是陳讀爲田
年讀如字○注王者至親也○舊疏云諸侯之義不得專殺
大夫若大夫有罪而殺之者皆惡于專殺是以書見今此天
王也自得專殺若殺大夫宜不書之書者以其殺母弟失親

親故惡而書也杜云稱弟以惡王殘骨肉彼傳言罪在王也
穀梁傳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
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注未三至行也○校勘記云鄂本
闕本同監毛本去誤王紹熙本亦作去上二十八年十二月
天王崩至此年五月是未三年也文九年傳踰年矣何以謂
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
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
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則靈王崩未三年景王
正當思慕不合稱王此不去王明不與其爲子也昭二十二
年景王崩二十三年書天王居于狄泉者彼傳云此未三年
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子失位徙居微
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是也○注不
從至重也○傳五年傳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
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於先
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
親親責之是直稱君者也舊疏云殺世子母弟皆直稱君者
甚之也今經云天王殺其弟年夫宵知非直稱爵之例而知
天王乃是不與子行者正以在父服之內不思思慕反殺先
君之子以此爲重故知襲然○注莒殺至是也○昭十四年
莒殺其公子意恢注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
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是也設但
殺弟不能書者舊疏云正以莒殺意恢以在喪內故書責之

知天王殺弟若不在喪則不書矣諸侯之義不得專殺而言莒殺意恢在喪內乃書者正以莒意恢莒子之弟不得爲大夫故也按莒無大夫在喪外故不書非許其得專殺也知意恢雖公子在喪外亦不書因以在喪內失子行特錄其不孝也舊疏殊未了○注不爲至有罪○舊疏云春秋之義雖言黜周王魯乃貴天子服內殺弟是甚惡何故不爲尊者諱因年夫有罪則王者之惡稍輕是以春秋不復諱矣按左傳是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尹言多等殺佞夫故傳曰罪在王然廢立何事儋括至與師圍蔿逐其大夫謂謀起於括則可謂佞夫全弗知無是理也故何氏以爲有罪景王不能善處任五大夫之殺則天王不能無過也

王子瑕奔晉注稱王子者惡天子重失親親疏注稱王至親親○舊疏云正以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注云叔服王子虎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疏錄也今此王子瑕言王子者正惡天王重失親親也按凡稱王子猶公子貫於先君也致令出奔故惡失親親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疏穀梁經作葬共姬脫宋字也文六年疏引異義公羊說云襄三十年葬宋共姬譏公不自行也按禮記疏引異義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

文襄之伯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行過厚又非禮也許愼謹按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又會葬是其不遑國政而常在路鄭駮之云按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重於相哀愍略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姓同姓親疏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義也按何氏無譏公不自行之語其嚴顏舊說與諸侯夫人薨君自會葬何氏亦無此義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注〕說在下也〔疏〕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按此外夫人專謂魯女嫁爲夫人者也若其不然卒亦不書矣其稱謚何〔注〕據葬紀伯姬不言謚〔疏〕注據葬至言謚○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是也按紀伯姬不言謚蓋紀已滅直爲齊侯所葬未必有謚故紀叔姬卒葬時亦無謚非必謚宋伯姬爲賢紀伯姬紀叔姬無謚卽不賢也舊疏謂紀伯姬不言謚者不賢又葬紀叔姬不云謚蓋以劣於宋伯姬皆失之泥賢也〔疏〕穀梁傳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經義雜記云考伯姬之卒公

穀皆以爲賢胡安國因左傳云女而不婦遂以伯姬爲非此
未審傳文也按傳云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是左氏
雖未釋其賢而待姆也三字已明著其賢之實矣下引君子
之言是於傳文外兼載一說然審其詞義亦有褒而無貶曰
君子謂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謂共姬已嫁爲婦
似可從宜行事矣而猶謹守其女子之道傅母不在宵不下
堂是婦人而爲女子之行者也朱子詩集傳葛覃曰可見其
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
不衰於父母此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余於宋共姬亦可見
其已嫁而猶謹守女教是婦人所難也通義云於紀伯姬但
隱之而已於宋共姬又加賢爲故錄其論也共姬之諡從共
公者也蓋得正也詩起二南二南起關雎而大雅稱文王曰
刑于寡妻王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文王之所以風化天下
者本自正夫婦始夫婦不正然後貞女失所淫俗流行極十
五國之勢乃至陳靈公之世株林刺於上擇陂月出風於下
浸淫百餘年閒小人不復知有廉恥君子不復知有美刺而
詩教遂亡詩亡於陳靈公春秋之所爲懼而作也故上本文
王之教隱桓之際首正妃匹於內女賢不背必謹而別之觀
鄘季姬之淫佚則數年之間婦喪其躬夫衛其體仇及奕世
子孫見戒非春秋之所以爲戒亦株林之意也觀宋伯姬之
貞信遺患難而不失其度年踰閑居而不易其節故能生致
三國之媵沒動諸侯之哀此春秋之所以爲勸亦漢廣行露

之意也左氏顧說託君子之言譏其女而不婦殆猶漸於末世流俗之見者與趙氏坦宋伯姬論云春秋宋伯姬卒左氏傳曰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左氏之說非也婦人之有姆所以妨非禮相舉動一旦失之則進退或無所措其能免於非議乎事起倉卒皇然出走此里巷所不爲而謂魯公之女宋家之婦竟輕遽而爲之乎且所謂義者齊其輕重之謂也伯姬之心固以禮爲重而以避去爲輕禮之所在卽義之所在而謂舍禮而取義乎或曰婦人非傅姆不下堂者經也火迫矣不待姆而遠避者權也左氏所謂婦義事者舍經而行權也然自古所謂權者舍小節以全大節非所謂舍大以全小也婦人之大節其在守禮乎抑在避害乎況伯姬寡婦也則亦安於禮而已矣何權之足貴楚王之將嫁季芈也季芈曰所以踐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伯姬之見固有出於季芈之上者而謂不待傅姆而行乎楚昭王嘗與貞姜約曰召則以符其後水大至王使召失持府貞姜曰符未至不可去貞姜獨非婦人乎何以非符不行卒歿漸臺能識貞姜之所守者可與言伯姬矣公穀得之接新序一云是以詩正關睢而春秋褒伯姬也淮南泰族訓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繁露王道云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列女傳貞順篇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是皆以伯姬爲賢也

何賢爾宋災伯姬存

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疏）左疏引服云不書夫非災火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用此傳爲說惟左氏謂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謂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爲異耳吾聞之也婦人夜出（注）謂有事宗廟不見傅母不下堂（注）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衞其身也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疏）繁露王道云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傅母不在不下堂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釋文傅母本又作姆同唐石經諸本同作母○注禮后至身也○漢書張敞傳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又荀爽女誡云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爲災傅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爲高也詩周南葛覃云言告師氏傳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彼謂教女之師在公宮宗室不隨行者其禮記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又齊風南山箋云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蓋隨女同行者矣是知后夫人必有傅母其實傅母亦兼女師之職也故杜云姆女師○注選老至爲母○舊疏云春秋說文作時王之禮公羊問答云漢時亦有此制東方朔傳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

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
翁主也師古曰傅母是也白虎通嫁娶篇婦人所以有師者
學事人之道也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昏禮經曰教于公
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緦麻之親者教于公
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
妾士之妻老而無子而明於婦道者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
女至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母何尊之也春秋傳
曰傅至矣姆未至禮昏禮注云姆婦人年四十無子出而不
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然則傅與姆不同盖
大夫士之家女師不隨行后夫人位尊或女師之外別選老
大夫爲傅大夫妻爲姆與

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注故賢而錄其

說疏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
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
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
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舊疏云伯
逮乎火而死者爲火所逮環而死也水經注睢水篇相縣國
中有伯姬黃堂基堂夜被火左右曰夫人少避伯姬曰婦人
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火而死城西有伯姬冢○注
故賢而錄其說○校勘記云鄂本說作論此疾按鄂熙本亦
作論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疏〕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通義云與

欒盈同義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欒盈者衆書之孫弑君賊也

積不善者必有餘殃欒書幸免于戮而欒氏之族終滅於晉

目之日賊誰謂非宜良霄汏侈未聞逆擯故其死也子產讓

之枕之股而哭之又殯而葬之明非賊也亦從討賊辭者辭

殺則同春秋固有辭同而事異者按惠說非是春秋弑君之

賊不復見欒書不見於厲公弑後已示誅絕欒盈良霄出奔

大夫已絕自者有力之文欒盈由曲沃入晉良

霄挾許力入鄭皆亂也故從討賊辭無二義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注〕君子為中國諱使若加弑月

者弑父比髡原恥尤重故足諱辭〔疏〕注君子至加弑○正以

書葬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下書葬許悼公傳賊未亦

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又曰止進藥而藥殺爲加弑焉

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此亦書葬與彼加弑同正緣爲中國諱

故也○注月者至諱辭○即上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

侯丙戊卒于操傳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爲不言其大

夫弑之爲中國諱也八年夏葬鄭僖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

爲中國諱也注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彼髡原爲大夫所弒因鄭伯欲與中國故春秋爲中國諱猶責不足其文故不月此子弒父比髡原中國恥尤重足以足其諱辭備書時月也通義云怨蔡人不敢討君之適嗣又臣民之心莫不欲諱其國惡使若般弒爲疑獄者故緣情量力不過責也許世子之罪隱春秋責之以深蔡般之罪顯春秋治之以恕蓋以教天下後世之聽獄者莫非中庸之道也以君子辭爲恕蔡臣子辭與何氏異

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脫莒人二字

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注〕重錄伯姬之賢爲諸侯所閔憂〔疏〕注重錄至閔憂○校勘記云閔監毛本同鄂本閔作同此謀穀梁傳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疏〕引徐邈云晉趙武楚屈建屬伯姬之節故爲之息兵

諸侯相聚注聚斂也相聚斂財物〔疏〕注聚斂至財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禬禮哀圍敗注同盟

者會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災故是其類又大行人云致禬以補諸侯之烖注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也補諸侯烖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而更宋之所喪注更復也如今俗名解浣衣復之爲更衣疏穀梁傳亦曰更宋之所喪財也○注更復至更衣○廣雅釋言云更償也更記平準書不足以更之集解更償也檀弓云請庚之注庚償也謂諸侯償宋之所喪也何訓爲復亦即償義故范云償其所喪財周禮馬質云以其物更鄭司農云更猶償也司弓矢云凡亡矢者弗用則弗庚鄭注庚償也用而棄之則不償釋名釋天云庚更也月令注庚之言更也庚更義同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注復者如故時諸侯其償復其所喪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注據詳錄所爲故卿也疏左氏傳以爲晉趙武等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注據善事也疏注據善事也○穀梁傳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是善事也卿不得憂諸侯也注時雖各諸侯使之恩賞實從卿發故貶起其事明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宋憂內并貶者

非救危亡禁作福也疏注時雖至其事○校勘記云鄂本各作名此誤繁露亦云大夫盟于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傳疏云若恩從君發而使大夫行之雖非其正罪不至貶也○注明大至道也○舊疏云在禮家施不及閔而言得憂內者謂救危亡之時助君憂內不謂自專行之以此言之若助君憂內以救危之時雖恩發大夫不合專議解詁箋云諸侯使大夫歸宋則善事也晉趙武以下會于澶淵歸粟于宋可矣且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魯大夫未有不在會者則經當書叔弓會晉趙武以下于澶淵歸粟于宋曷為諱內而盡貶天下之大夫且變歸粟之文曰宋災故時宋蔡般以子弑父臣弑君而諸侯不知討賊民彝泯而天倫滅矣區區歸粟之義曷足善乎傳宜云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所為何不討賊也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偏刺天下之大夫也不書內大夫諱之也按三傳皆止言歸宋財是否歸粟無所取證唯左傳有諱魯大夫語公穀皆未及魯與弔而不與會亦無不可春秋可討者事甚多其圖小忘大者亦多譏不勝譏矣必責此澶淵一會劉氏之義本之宋儒胡安國不信注並不信傳直欲於三傳外造一劉氏傳宋未免迂肌故作矣○注宋憂至福也○舊疏云言宋雖遭災未至於滅而恩發大夫外求鄰國近於作禍是以貶之通義云大夫交會久矣唯此一事錄其所為尤見專禍之實故特貶之宋向戌倂貶者亦偏刺之義按書洪範云惟辟作福

公羊疏引鄭注此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爵賞也又云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鄭注害于汝家禍在室凶于女國亂下民是大夫在本國且不得作福作威至憂諸侯僭越甚矣故尤抑之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注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作不書者見者不復見疏包氏愼言云辛巳爲月之二十八日○注公朝至云爾○左傳公作楚宮注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用何義也傳又曰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注作不至復見○哀三年傳文彼經云桓宮僖宮災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是凡內所改作於其重者一見之而已其輕處不復見之僖桓宮哀所作還災於哀故於災時一書此楚宮作于襄旋薨于楚宮經特書楚宮於薨時故其作又可省也舊疏云成六年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亦內所改作而重見者正以成公立之至昭乃有事立之祭之者異故不得從省文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癸巳爲月之十二日左傳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後漢書周舉傳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天即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舉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夭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于事已崇不宜稱謚災眚之來弗由此也通典禮云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春秋何義也何休答曰春秋未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從子從大夫禮宜也

己亥仲孫貜卒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己亥爲月之十八日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注此書者與叔服同義疏注此書至同義○文九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注常事書者文公不肯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則此蓋亦昭公不肯諸侯莫肯會之故書滕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知昭公不肯者左傳云穆叔曰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又曰比及葬三易衰衰袵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疏

謂襄公
不肖非

癸酉葬我君襄公【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癸亥月之二十二日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注】莒子納去疾及展立莒子廢之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去疾奔齊稱人以弑者莒無大夫密州爲君惡民所賤故稱國以弑之【疏】注莒子至奔齊○左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及立去疾奔齊齊出也是其事也注犂比莒子密州之號○注稱人至弑之○莒無大夫見莊二十七年傳知密州爲君惡民所賤者卽左傳云犂比公虐是也又曰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注罪在鉏也又云不稱弑者主名君無道也是也杜又云買朱鉏密州之字按買朱鉏密之轉音朱鉏卽州之合音之轉非名字同異也段玉裁云與密州音相同左傳經自作買朱鉏疑後人以公穀之字易此見左傳校勘記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八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九

公羊義疏六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元年盡五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昭公第九疏校勘記唐石經昭公第十卷九魯世家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魯人立齊歸之子裯爲君是爲昭公徐廣曰裯一作袑索隱系本作稠左傳釋文昭公名稠襄公子母齊歸按杜氏釋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古今人表律厤志並作裯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疏穀梁傳繼正卽位正也疏重發傳者嫌繼子野非正故明之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漷注戌惡皆與君同名不正之者正之當貶貶之嫌觸大惡方譏二名爲諱義當正亦可知疏唐石經諸本同舊疏云齊國酌亦有作國弱者釋文國酌二傳作國弱蓋後人或以二傳改公羊也古酌

弱同部得相段借石惡左氏穀梁作齊惡按勘記齊召南云二傳作齊惡是也石惡已於襄二十八年出奔晉矣按釋文不云二傳作齊惡是公羊古本與二傳同孫志祖說按此下舊疏云下七年秋衛侯惡卒十年冬宋公戌卒知向戌齊惡皆與君同名也知疏本作齊惡矣釋文軒虎舊音罕二傳作罕虎按罕虎子展子子罕孫孫以王父字爲氏罕軒皆从干聲古通左氏昭四年傳渾罕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作渾軒是也釋文郭音郭又音虢左氏作虢穀梁作郭按祭邕郭有道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从郭聲或得爲異惠棟云郭虢字古通虞虢作虞郭逸周書王會解郭叔掌爲天子菉幣焉注郭叔虢叔文王弟戰國策秦策臣恐王之如郭君注古文言虢也是也杜云虢鄭地其古東虢與○注戌惡至大惡○禮記曲禮云卒哭乃諱注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疏云按魯襄公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二十九年衛侯衎卒衛侯惡乃即位與石惡不相干熊氏云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知者昭七年衛侯惡卒穀梁傳鄉日衛齊侯今日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是則與君同名小惡不正之嫌弱大惡故也故曲禮疏又云君臣同名春秋不譏是也然曲禮又云不敢與世子同名注辟僭效也故不得無惡彼注又云其先之生則亦不改若臣先名君後名或亦不改穀梁所云是也故雖

記云與孫之諱同則稱字若先生與世子同名或亦當然舊疏云君臣者父子之倫猶若同名之理今二子與君同名乃是不可之甚春秋不正之者若正之當去其氏或貶稱人若其去氏嫌如宋督宋山齊無知之屬若其稱人嫌如襄三十年澶淵之大夫有作禍之大惡由茲進退不得正之然則君臣同名不為大惡者正以名者父之所置己父未必為今君之臣己或先世子而生君子既孤禮有不更名之義是以春秋謂之小惡以此言之知無駭入極之屬自是大惡故去其氏俠卒翬溺會齊師之屬未命大夫正合無氏須辟嫌故援翬去公子係貶舊疏譏○注方譏至可知○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何意以所見世二名小惡尚譏君臣同名亦小惡義當正可從不言可知之例所以申明上注正之之義也言方者譏二名在定哀之世昭為大平之首尚未合譏故曰方也舊疏云蓋欲析而言之未當孔子之身故也是也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注）據八年稱弟（疏）注據八年稱弟○即下八年書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是也　貶曷為貶（注）據八年殺偃師猶不貶

〔疏〕注據八至不貶○即八年稱弟不貶稱公子故也

為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注〕難八年事〔疏〕舊疏云先舉八年經文然後難之也大夫相殺稱人文十六年宋人弒其君處臼下師解故此弟子取而難之

言將自是弒君也〔注〕明其欲弒君故令與弒君而立者同文孔瑗弒君本謀在招〔疏〕通義云招殺世子而立公子留致哀公自縊故云衛舊疏云世子者君之副貳令而殺之明其從是以後有弒君之心故稱其名氏不作兩下相殺辭矣○注明其至同文○決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稱人也彼注云書者殺君之子重也彼非世子故仍從大夫相殺稱人招殺世子春秋之例殺世子者與君同罪故與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文同矣為其先有無君之心即可階成弒君之禍故與弒君同文也舊疏云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亦大夫相殺不稱人以殺者彼注云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弒君重故降稱人王者至尊不得顧是也蓋以諸侯大夫專殺大夫彼諸侯與大夫同人臣耳恐即自是弒君故絕之稱人天子與大夫尊卑殊絕不虞有此故不必顧也○注孔瑗至在招○陳杞世家云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大子師少姬

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大子立留留爲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左傳大同唯以偃師爲一人是皆以弑君者招而此言孔瑗弑君者蓋別有所據是以下八年經楚師滅陳殺陳孔瑗九年陳火傳云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卽謂孔瑗也明孔瑗爲弑君之賊舊人但知罪其下手不知原謀自招僅放之于越而已舊疏云經不書孔瑗弑君者本爲招弑當舉招爲重也但始有計則不成爲弑陳侯溺卒者但自卒耳然史記左傳皆言哀公縊則成爲弑矣公羊亦言殺人之賊蓋亦以哀公遇弑也舊疏又云本謀在招招當爲首楚人所以不殺招者蓋楚失其意或陳招歸罪於孔瑗是以但罪孔瑗而招但罪其殺世子之愆遂免弑君之告春秋體其事故於殺世子經書其名氏矣今按以司馬昭歸罪成濟事律之則舊疏之說信而可從

將爾詞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疏莊三十二年傳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注親謂父母文與此同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注據未弑也疏通義云據貶必於其重者○注據未弑也○舊疏云據今仍未弑而已貶去其弟曷爲不於殺世子時貶之乎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疏通義云故待著其爲同母

弟下八年穀梁傳稱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注惡招又云盡其親謂既稱公子又稱弟招先君之公子今君之母弟二稱並見故爲盡其親也舊疏云傳言此者欲道八年之時罪惡大甚不假貶絕也

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注〕招殺偃師是也〔疏〕通義云目言春秋者亦一經之通例若招殺世子商臣弒父皆所謂不待貶絕者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辭云凡書外弒君殺君世子叛人之類舊疏亦云解之而言春秋者欲道上下通例如此不爲此文是也

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注〕招稱公子及楚人討夏徵舒貶皆是也〔疏〕通義云其貶絕然後罪惡見者有二類一者義隱若楚莊王晉郤缺之屬一者事隱若夫人氏仲遂之屬○注招稱至是也○招稱公子即此文不稱弟是楚人討夏徵舒即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彼傳云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是也莊氏存與云內弒君殺子辭不見則貶縱以見其與乎故也

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注〕據及凡言貶絕者皆是

棄疾不豫貶疏注據棄疾不豫貶○鄂本紹熙本棄作弃下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傳言將自是爲君也注故使賊弑君而立者同文明棄疾亦弑君而下十一年書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與常稱同無貶文故據以難按棄疾弑公子比其罪已明無庸豫書招殺偃師特將有弑君重罪未見故不得於彼貶而復豫貶於此也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注據棄疾不著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注起楚託討招以滅陳意也所以起之者八年先言滅後言執託討招不明故豫貶於此明楚先以正罪討招乃滅陳也疏陳杞世家云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下八年左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縊于微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注以招過殺偃師告愬也又曰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十一月滅陳明楚因勝愬討招因之滅陳也○注起楚至意也○通義云陳以招之故君死國滅卒乃歸惡孔瑗公子過而招幸免于戮其殺世子之罪已見亡陳之爲罪首倘未見故春秋甚惡招重於此貶著之也○注所以至陳也○下八年楚師滅陳

執公子招放之于越是先言滅後言執託討招意不明故於此起之彼文所以先言滅者彼注云託意不先書者本懷滅心楚本有利陳之心與莊王之討徵舒迹同心異故如其意先書滅也而又託辭於討招故見招之罪於此也舊疏云若其託討宜先執後滅又云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先書討賊乃言入陳者莊王討賊之後始有利陳國之意故後書入也、

三月取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或作二月誤大事表云此為東鄆莒魯所爭者在今沂州府沂水縣北有古鄆城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此時鄆益屬魯後入莒為莒邑成九年楚子重圍莒遂入鄆即此鄆也至此年季孫宿伐莒取鄆自是鄆常為魯有傳趙文子請於楚曰莒魯爭鄆為日久矣杜謂此也二傳運作鄆

運者何內之邑也〔疏〕齊氏召南考證云鄆邑有二一在西界昭公居鄆是也一在東界與莒相接先儒謂是莒之附庸魯時時與莒爭襄十二年季孫宿救臺遂入鄆與此取鄆是也公羊於後文叔弓帥師疆運田亦曰與莒為竟據此則運本魯邑時服時叛服則屬魯叛則屬莒故二國爭也

其言取之何〔注〕據自魯之有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取以起

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取之當與外取邑同罪故書
取月者爲內諱得之〔疏〕注不聽者叛也○廣雅釋詁聽從也國語周語民是以聽注聽從也國策
西周策寡人請以國聽注聽從也周書周祝彼之以刑民始
聽注聽順也不聽爲不從不順故爲叛也○注不言至起之
○成二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
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
圍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
罪故言圍也此與彼同也彼注又云得曰取不得曰圍○注
月者至得之○舊疏云正以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不書
月故知此月者以其是內之叛邑書討得之故也彼注云以
不月與取邑異知非
內叛邑故言取是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無大夫〔疏〕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是彼以賢繆公故書其大夫明秦
無大夫也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注〕爲仕之於晉書曷爲仕諸晉〔注〕
據國地足以祿之〔疏〕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以仕諸晉爲難○注據國至祿之○禮記禮運云諸侯有

國以處其子孫叉云是謂制度注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疏諸侯子孫封爲卿大夫若其有大功德其子孫亦有采地故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處其子孫彼上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明有地足以祿之也　有千乘之國注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時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疏注十井至千乘○禮記疏引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彼疏引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除溝洫不過八里然以小司徒計之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與何義殊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注引包曰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每十井爲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則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地與乘數適相當也包氏說論語爲魯論今文說故

與何氏同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依王制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計之也車一乘士十人故孟子盡心云革車
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詩魯頌閟宮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詩
十人徒二十人也劉氏逢祿春秋議禮云提封萬井車賦
乘其大數也三分去一定受田六萬夫則六千井也十井
十家賦長轂一乘則實賦六百乘以魯頌司馬法言之每乘
三十人則徒萬八千人不足二軍故穀梁傳曰古者諸侯一
軍何休云諸侯一師義或然也○注時秦至千乘○舊疏云
正以此稱伯故也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注弟賢當
任用之不肖當安處之乃仕之他國與逐之無異故云爾疏
繁露觀德云出外者眾以母弟出獨大惡之為其亡母背骨
肉也漢書杜鄴傳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
秋亦書而譏焉論語泰伯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戴氏
望注云春秋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譏其有千乘之國不能
容其母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
之也親而奔之惡也通義云鍼有寵於桓公景公忌之使出
仕于晉方責秦伯不能容其母弟欲加奔文故特以名見此
與莒慶為譏逆女特書同例○注弟賢至云爾○正以古卿
大夫賢者世官不賢者世祿王侯子弟亦有大功德者則世
其族否則賜之邑食其終身禮運所謂有田以處其子孫是

也劉氏逢祿公羊議禮云經所謂譏世卿者謂公卿大夫及賓內諸侯之適子當先試之以士賢然後漸進之曷嘗曰爲公卿之子孫雖有賢者亦當遏絕之以開草野之路乎且功臣賢士之子孫繼世不能象賢而有采以代耕使得收其宗族保其祭祀五世勿斬厚風俗存紀綱之要道孰過於此今秦伯不然故書出奔以貶之爲與出奔無異也

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有丁巳據厤七月之十一日五月之十日六月無丁巳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疏）左氏經作大鹵杜云大鹵大原晉陽縣彼傳亦作大原云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注卽大鹵也初學記引春秋地名晉大鹵大原大夏大墟晉陽大鹵六名其實一也左傳云羣狄大事記云卽所云眾狄也蓋白狄宣十一年郤缺求成于眾狄以攜赤狄之黨遂滅潞氏是後役於晉從晉伐秦中間爲秦所誘而有交剛之敗其勢遂息閱四十二年復帥無終以伐晉無終今直隸薊州在大原東北二千餘里且晉與晉和羣狄故爲媾構爲患邊鄙宜其啟晉雄心而有肥鼓之滅也水經注汾水篇東南流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東南流注之太原郡治晉陽城秦莊襄王三年立尚書所謂既修太原者也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廣雅曰

大鹵大原也釋名曰地不生物曰鹵穀梁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尚書大傳曰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郡取稱焉按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治晉陽為今太原交城縣地

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大原注據讀言大原也疏舊疏云古史文及夷狄之人皆謂之大原故難之○注據讀言大原也○舊疏云時公羊子亦讀言大原也通義云古文春秋經作大鹵公羊師以今說讀之謂大原故弟子難之按說文鹵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史記河渠書溉澤鹵之地索隱澤一作舄本或作斥呂氏春秋樂成篇終古斥鹵漢書溝洫志千古舄鹵盡其地鹹鹵故名大鹵也段注說文云太史公曰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然對文則分析散文則不拘

地物從中國注以中國形名言之所以曉中國教殊俗也疏舊疏云言所以今經與師讀皆言大原者正以地與諸物之名皆須從諸夏名之故也○注以中至俗也○舊疏云謂諸夏之稱皆從地之形勢為名此地形勢高大而廣平故謂之大原本史及夷狄皆謂之大鹵而今經與師讀必謂之大原者正以曉中國之大教有殊俗之義故也春秋異文箋云左氏經作大鹵從古史文左氏傳及公穀經傳俱作大原從中國稱義既不同故字異

邑人名從主人注邑人名

自夷狄所名也不若地物有形名可得正故從夷狄辭言之〔疏〕穀梁傳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舊疏云此主人謂夷狄也言大原人道云之時從其夷狄皆謂之大鹵故注云邑人名自夷狄所名也按襄五年會于善稻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下五年敗莒師于濆泉穀梁傳狄人謂賁泉失台又越名於越吳名句吳莒密州為買朱鉏吳子乘為壽夢皆邑人名為夷狄所自名故也○注不若至言之○通義云此言大鹵者從狄邑名之大原者從其地形廣平名之也然何義以邑與地別蓋夷狄自名不必拘形勢言也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注〕分別之者地勢各有所生原宜粟隰宜麥當教民所宜因以制貢賦〔疏〕書堯典云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史記注引馬注云上謂原下謂濕爾雅釋地云廣平曰原御覽引舍人云廣平謂上廣而平左傳疏引李巡云廣平謂土地寬博而平正也大雅公劉箋云廣平曰原周禮大司徒注又作高平曰原離騷注亦作高平曰原疑爾雅本有作高平曰原者說文作邍云高平之野人所登水經注汾水篇引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大原又引書大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是也此作上平與諸家高平義合釋地又云下者曰濕郭注引此傳下平曰隰詩疏引李巡云下者謂下濕之地隰濕也說文阜部隰阪下

濕也按釋地又云下濕曰隰詩疏引李巡云下濕謂土地窊下常沮洳名爲隰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舊注云隰墊也專指沮洳漸濕者言此則凡下而平者皆曰隰故爾雅下者曰濕句連阪者曰阪言阪陀不平曰坂其下而平者則曰濕是也故郭引此句證彼邢氏懿行義疏云濕當爲隰字之誤也故許書亦增一阪字其義明矣御覽引說題辭云下濕曰隰隰者濕也下而澤也釋名釋地云廣平曰原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下濕曰隰隰蟄也蟄濕意也與爾雅同○注分別至貢賦○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孝經庶人章分地之利疏引鄭注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初學記引鄭注又云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邱陵阪險宜種棗栗說苑復恩篇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螺者宜禾又尊賢篇蟹螺者宜禾洿邪者百車又辨物篇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人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鱉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與此皆大同小異粟即粱俗所謂小米是也宜高地故云書禹貢云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故云因以制貢賦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注）去疾者重篡也莒無大夫書展者起與去疾爭篡當國出奔言自齊者當坐有

力也皆不氏者當國也不從莒無大夫去氏者莒殺意恢稱公子篡重不嫌本不當氏〔疏〕左氏作展與彼釋文本無與字與公羊同云一本作莒展與穀梁亦無與字○注主書至篡也○通義云莒去疾者當國辭入者篡辭展之罪重矣而去疾不免爲篡者著去疾之不正也按左傳云莒犂比公既立展輿又廢之明去疾之立不正故坐篡○注莒無至爭篡○莒無大夫莊二十七年傳文通義云謂之莒展者猶陳佗之例也踰年之君而不與成君之稱爲弑其君絕之也既絕之則展罪已顯故於其弑也從莒無大夫常文咲趙之徒自不守踰年稱公之法誤以曹轇莒展與鄭忽比類反疑經無惡展之文而斥左氏記莒事爲失貲其妄至此按何義以經書莒展與莒慶曹轇同文嫌是大大故云也與去疾爭篡明莒展莒君也惟何氏但坐展篡不邾弑君連蓋不信左傳也○注當國至力也○舊疏云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今言去疾之入入者出入惡之文而又不氏故知出時爲當國也既是當國正合書入而言自齊者刺齊有力也其出奔不書者春秋之義微者不兩書按襄三十一年左傳去疾奔齊出也本年左傳云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糾去疾明齊有力也故當坐○注皆不至國也○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之下傳云何以不爾弟當國也沘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莊九年齊小

白八年齊無知隱四年衛州吁皆然此去疾展俱不書公子知亦當國文矣○注不從至當氏○下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莒無大夫彼書公子者彼注云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然則彼意恢事重故變無大夫之例稱氏此邪庶竝篡亦重故去氏以起其當國不嫌本不當氏明其未貶之時亦合稱氏也蓋小國無大夫名氏例不見假有見者名氏亦不具如莒慶曹羈之屬今莒展莒去疾亦然故排之明彼稱公子別有所起此去氏非從小國大夫常例實爲當國去氏使其惡逆見也如莒慶文同義異也通義云有罪不月者不成之爲君故亦不得用諸侯弃例矣左傳展輿吳出也故奔吳徐邈云不爲內外所與也不成君故但書名見穀梁疏

叔弓帥師疆運田

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注疆竟也與莒是正竟界若言城中丘疏注疆竟至竟界○穀梁傳疆之爲言猶竟也注爲之境界周禮大宗伯大封之禮合衆也注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又大卜注卜大封謂竟界侵削卜以兵征之若叔弓帥師疆運田是正竟界用師也○注若言城中丘○隱七年夏城中丘傳何以書以重書也注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補完之至令大崩弛壞敗然後發衆城之猥苦百

姓空虛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然則此亦以重書蓋責魯不早正疆界至今兩國搆畔後始爲此興師動衆勞民不恤與始取鄆異也

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注據非侵伐畏莒也注畏莒有賊臣亂子而興師與之正竟刺魯微弱失操煩擾百姓疏注畏莒至百姓○舊疏云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是爲賊臣二子爭纂是爲亂子魯人見其賊亂恐其轉侵是以興兵與之正竟賊亂之人自救無暇焉能轉侵故云微弱失操煩擾百姓也解詁箋云西運魯邇同壤東運莒魯同壤上年莒弑密州魯不討亂而取運故諱不言伐莒而加月以起之是時去疾與展爭纂魯又不討而疆運故變文加帥師以起之傳畏莒也諱辭與莊九年浚洙傳畏齊也同例此不言曷爲畏莒也辭不討賊也乃省文畏兵不以義動而以利起故諱使若非從莒取也傳云內邑順經諱文解詁俱失之按劉說非是魯君失政彊臣執柄傳云畏莒微弱已甚安能責其討莒春秋無義戰無非利動何獨責之於此詳繹傳意但責其微弱爾若以周禮證之則帥師以疆運田正臨事而懼無爲譏也

葬邾婁悼公疏通義云所見之世邾婁始書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疏】包氏愼言云十一月書己酉月之十五日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子卷左氏作麇解云左氏作麇字二傳本亦有作麇者卷麇一聲之轉故文異按左氏哀二年傳羅無勇麇之釋文麇巨隕反卷古亦音衮王制一命卷是也衮與隕音正同故錢氏大昕答問云卷麇聲相近也通義云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殺之葬王于郟謂之郟敖韓非子亦稱春秋記曰王子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然則卷之卒非實卒矣春秋不言弒者爲內諱也前此伯國惟齊懿公弒君自立文公未之朝也今楚夷狄之國公子圍親弒君之賊而昭公屈節往朝內恥之大者故略其實沒其文所以扶中國存天理微乎旨乎

楚公子比出奔晉【注】辟內難也【疏】注辟內難也○舊疏云正以更無他事於君甍之際出奔故知止應辟內難按左傳辟公子圍之難也左氏經文有脫楚字者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其言至河乃復何注據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還言至自乾侯不言至乾侯乃復疏注據公至乃復○郎下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是不敢進也注乃難辭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也見與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疏注乃難辭也○宣八年傳文○注時聞至敢往○通義云昭公之篇屢言至河乃復蓋皆季氏為之使公不得志於晉穀梁傳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此最得其實左氏意以為晉人辭公者為史順季氏之飾辭耳是役經書於冬而左傳在秋安知非郎史官欲飾成公復為晉辭弔喪故移公行期以就少姜卒之月日耶范云公凡四如晉季氏訴公於晉侯使不見公公懼不利於已故公托至河有疾而反以殺恥也十二年傳曰季氏不使遂乎晉與此傳互文以見義與何氏合惟公羊無託疾之義○注君子涂而反○舊疏云若如川之渦不可游也然按文七年傳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注為諸

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襄二年公至自晉注不別盟得意者成公比失意如晉公獨得容盟得意亦可知是則榮見與恥見距之義也故爲諱決成十六年不見公不恥之爲公幼也故也

季孫宿如晉疏 穀梁傳惡季孫宿是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疏 包氏愼言云四月書丁未月之十八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初刻作原後磨改爲泉解云左氏穀梁作原字按古原泉義同音通說文灥水泉本也从灥出厂下篆文从泉公羊作泉係去厂字也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注 月者襄公上葬諸侯莫肯加禮獨滕子來會葬故恩錄之明公當自行不當遣大夫失禮尤重以責內疏 月者至錄之○穀梁疏引作月者上葬襄公是也卒月葬時小國常例此書月故解之葬襄公獨滕子來會葬者卽襄三十一年夏公薨于楚宮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不見別國諸侯會葬文也當恩錄之故也○注明公至責

內○舊疏云公羊之義鄰國諸侯及鄰國夫人喪皆公自會葬故異義公羊說云襄公三十年叔弓如宋葬共姬譏公不自行是也然則凡平諸侯之葬公猶自行況其加禮於已者乎故言失禮尤重以責內也通義云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正也時唯畏齊晉大國間有使卿行者屬襄公之喪滕君親來雖爲失禮然無施不報今亦加禮特使卿會其葬善得輕重之宜月者順內恩錄之也按異義所載蓋公羊先師說何氏無此義故叔弓如宋葬共姬何注無譏公不自行語此爲滕子來會葬親較諸國爲厚昭公亦宜報禮故云公當自行以責內也

秋小邾婁子來朝

八月大雩注先是公季孫宿比如晉疏注先是至如晉○郎上二年公如晉季孫宿如晉是也五行志中之上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爲昭公卽位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炕陽失衆蓋左氏家說

冬大雨雹注爲季氏疏注爲季氏○五行志中之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脅君之象見昭公不寤後季氏卒逐昭公開元占經引感精符云大臣擅法則雨雹古微書考異郵云強臣擅命后妃專恣刑殺無辜則天雨雹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

北燕伯款出奔齊注名者所見世著治大平責小國詳錄出奔當誅疏燕世家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惠公懼奔齊左傳以款爲簡公史記以簡公後惠公四代二文不合○注名者至國詳○舊疏云春秋之義有三世異辭人所見世小國出奔而書名故知義然也卽莊十年譚子奔莒傳五年弦子奔黃十年溫子奔衞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之屬皆不名至於此文北燕伯款下三十年徐子章禹出奔楚之屬皆書其名是也然者所見世著治大平崇仁義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并責及小國也○注錄出奔當誅○舊疏云大平之世民皆有禮况於諸侯不死社稷而棄國出奔當合誅滅矣包氏愼言云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傳曰突何以名奪正也注明祭仲得出之故不以失衆錄也然則諸侯出奔者皆以失衆論絕桓十六年衞侯朔出奔齊傳曰衞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柰何見使守衞朔而不能使衞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卽罪爾朔者王政也奉王政而不能使衆罪宜絕朔事在所傳聞之世外諸夏而以大惡錄罪止於絕北燕伯款屬所見世外無僭郳之逼無故出奔不能乎臣民者也以大平之世責小國詳故論誅以爲奸惡撫人之性考戒呂刑曰刑罰世輕世重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此之謂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注爲季氏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大雨雪左氏作大雨雹解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者誤也經義雜記曰范注穀梁云雪或爲雹則穀梁亦有作雹者或據左氏公羊言之若今公羊作雪釋文同則誤也按舊疏也蓋亦作雹與陸本異周正月夏十一月大雨雪無足異當以作雹爲正差繆略云穀梁或作雪則陸氏所見公羊本作雹○注爲季氏○五行志中之下云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爲昭取於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強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董仲舒以爲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與何同左傳申豐以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疏引膏育云春秋書雹以爲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雹若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下相與之義鄭君箴之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豳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結滯而爲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忽陽薄之則合

而爲穀申豐見時失藏冰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許載其言者以若藏冰之禮不可廢耳劉氏逢祿評曰君子識其大者經意也其次識其小者左氏春秋說也鄭既知經自爲經左氏自爲左氏何辨焉且以申豐爲寓言則可以爲聖人則張禹孔光於災異迭見終不以王氏爲言亦寓言之作俑也豈聖人之所許

又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婁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注）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疏）書費誓云徂茲淮夷釋文引鄭注淮水之夷名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又云成王東伐淮夷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詩大雅江漢云淮夷來求魯頌閟宮淮夷來同僖十三年左傳淮夷病杞凡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爲淮夷書禹貢淮夷蠙珠者是也在徐域者爲淮北之夷曾頌書序左傳病杞之夷是也在揚域者爲淮南之夷大雅及此楚子所會是也申者杜云申國今南陽宛縣大事表云在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三十里終春秋之世申最爲楚重地每有攻伐必發其兵後光武亦從南陽起○注不殊至中國○決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襄十年公會晉侯以下會吳于柤殊吳也監本子作于誤舊疏

云內諸夏外夷狄者春秋之常典而不殊淮夷者正以此會楚子爲主會行義其行義者即下文爲齊誅是也通義亦云徐稱子又不外淮夷者皆以非中國主會無所殊也舊疏又云君子謂孔子孔子之意所以然者正欲順楚之事而病諸夏之衰微何者言楚夷狄尚能行義以相榮顯況於諸夏反不能然故得病之若然春秋之式傳聞之世內其國外諸夏所聞之世內諸夏外夷狄所見之世治致大平錄夷狄則不殊淮夷得其宜也而此注云楚子主會行義君子不殊其類者正以等是大平亦有纖芥昭當其父非已時非定哀之世乃醇粹也是以定六年注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也然則淮夷始見此經更無進稱未當定哀之間仍合外限但由楚子主會故得不殊是以何氏更爲立義矣按舊疏義甚精審

楚人執徐子〔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誤楚子按二家經皆作楚人此釋文及疏並不言左穀之異如公羊本亦作楚人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注〕故絷之齊〔疏〕注故絷之

齊○杜云楚子欲行霸爲齊討慶封故稱齊其爲齊誅柰何慶封走之吳注以襄公二十八年奔魯自是走之吳不書者以絕于齊在魯不復爲大夫賤故不復錄之疏注以襄至之吳○釋襄二十八年書齊慶封來奔是也彼左傳云既而齊人來讓奔吳○注不書至錄之○正以若言齊慶吳封封則已絕于齊書魯慶封則非內大夫故略之不錄也之于防注不書入防者使防繫吳嫌犯吳也去吳嫌齊邑也疏齊世家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吳世家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左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朱方蓋即防也即今江南之丹徒穀梁傳云慶封封乎吳鍾離○注不書至邑也○舊疏云經言伐吳犯吳已著注云嫌犯吳者以慶封前已封防爲小國但諸侯不得專封是以春秋奪言伐吳實非伐吳今此經若言入防則更成上伐吳之文爲實伐吳是爲犯吳若言入防執齊慶封殺之則恐防是齊邑是以進退不得作文矣蓋防無所繫入不得比邑以邑通故不書也然則曷爲不言伐防注據防已爲國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故奪言伐吳疏穀梁傳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

卽不與諸侯專封之義○注故奪言伐吳○通義云防既非
齊地不得與圍宋彭城同例故直言伐吳而已謂奪伐防文
爲伐吳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注道爲齊誅意也稱
侯而執者伯討也月者善義兵疏齊世家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
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
忠於君利於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
臣也舍之又云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
舍用政是脅齊君亂齊國事也左傳襄二十五年崔杼立而
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
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又
二十八年傳云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與史記大同
○注稱侯至討也○僖四年傳文舊疏云上下更無稱爵以
執大夫之事唯此一經可以當之故何氏言焉繁露楚莊王
云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
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
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
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
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貶矣
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
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於慶封之殺何也

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穀梁傳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然則楚靈非應殺慶封之人得以伯討予之者春秋重義不重事慶封脅君亂國本國不能誅中夏不能討楚以蠻夷誅以行霸雖云懷惡聖人不逆詐不億不信故猶以義與之也亦卽予祭仲行權之義也舊疏云此經不重出楚子以爲伯討之義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以下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傳云曷爲不言楚子執之者以此經楚子爲會主序于上下言執齊慶封可以因上文不勞重出卽是稱爵而執故知爲伯討霍之經宋公序上乃次楚子下言執宋公不得因上文而不更出楚子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義或然也○注月者善義兵○正以侵伐例時故也下五年疏引作月者善錄義兵此脫蓋順上稱爵伯討之文故書月以善義也

遂滅厲注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責之略疏左氏作賴舊疏云有作賴字者古厲賴同音廣韻皆入泰部論語子張篇未信則以爲厲己也釋文厲鄭讀爲賴史記刺客傳又漆身爲厲集解音賴詩大雅思齊烈假不瑕釋文烈鄭作厲又音賴病也鹽鐵論毀學篇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爲賴民也卽厲氏也莊子逍遙遊使物不疵癘釋文癘音厲李音賴惡病也本或作厲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子使賴人追之注賴國在義陽隨縣又僖十五年經齊師曹師伐厲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隨故國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爲賴水經注溳水篇溳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陽水入焉亦云賴鄉故賴國也大事表今河南光州息縣東北爲賴國地按息縣在隨州殊遠恐非一地○注莊王至之略○宣十二年楚子滅蕭書戊寅日是也注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是也彼爲責備賢者故日靈王不足責故略之從常例書月似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

九月取鄫

其言取之何注据國言滅疏注据國言滅○正以莒人滅鄫是取後于莒非以兵滅則鄫仍

是國故据以難也舊疏云郜滅譚滅遂之屬是也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注因鄫上有滅文故使若取內邑疏舊疏云隱二年無駭入極之下傳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今又重發之者正以入取文不同故也通義云內諱滅國辭難曰入易曰取月者從滅國例起實滅也取載不起者彼承伐文載是國明此屬上有莒人滅鄫嫌實取莒邑矣○注因鄫至內邑○大事表云鄫本小國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襄六年見滅于莒至是魯乘莒亂而取之彼据左傳為義公穀皆以莒取鄫後仍國今滅之故諱言取穀梁疏引徐邈云諱故為易言之是也又以上襄六年已有滅文故可同之內自取邑直言取如元年取運之屬矣繁露隨本消息云楚國微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強吳為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以滅鄫其明年如晉無河上之患謂五年公如晉不至河復也蓋公羊先師有此義故董引用之與傳文內大惡諱義尤切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有乙卯月之三十日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者何復古也注善復古也疏注善復古也○穀梁傳云舍中軍貴復正也注

魯失國舊二軍襄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漢書董仲舒傳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後漢書楊終傳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舊疏云正以魯爲州故正合二軍今舍僭從禮故曰復古是以隱五年注云方伯二師是也又云襄時於司馬之下置中卿令助司馬爲將軍添前司徒司空爲三軍踰王制故於彼經作三軍以譏之今還依古禮舍司馬不復令將軍故曰舍中軍通義云初作中軍時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今更毀中軍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其二此資弱公室之事然當時必以復古爲名春秋就以善復古 然則曷爲不言書之此內辭也隱惡而揚善臣子之道也

三卿注據上言作三軍等問不言軍云卿者上師解言三卿因以爲難 疏注據上言作三軍○襄十一年云作三軍今舍之宜言舍三軍而言舍中軍與上異故難之○注等問至爲難○襄十一年傳云三軍者何據軍爲問則此傳亦宜言曷爲不言三軍而言三卿者正以上傳云三卿也師解以三卿答三軍故此傳即據三卿爲難明此傳之三卿猶彼傳之三軍也 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注此乃解上作三軍時意作時益中軍不可言中軍者五亦

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今此據上作三軍不言中則益三之中舍三之中皆可知也弟子本據上言作三難下中不言三也如師解言本益中故下言舍中爲其將復據下中難上不言中故解上以解下如此則下不言三亦可知也不言鄉者欲同上下文以相起傳不足以辭之者以上解下文當同亦可知月者善錄之〔疏〕正以襄十一年時益司馬之職將軍正是益中軍彼經宜書作中軍而不然者以三有中五亦有中嫌與五軍淆也故言作三軍以明之○注此乃至中也○注明傳文解上不言作中軍之意上謂襄十一年經也意謂彼經若言作中軍五三皆有中不知何中故也○注今此至知也○校勘記云疏中引注不言中下有云三二字此脫注意上言作三軍此言舍中軍正以上不言中而云三知此所據以舍中軍者爲益與舍皆三之中同也○注弟子至三也○此明傳據曷爲不言三卿爲難意下即此傳○注如師至知也○舊疏云如詁爲若按師解即傳義也傳文所以答五三皆有中者正以上作三軍本爲益不今將復古舍中恐人疑此傳言舍中上何故不言作

中爲難故以五三皆有中明上不言中之故上既明言作三軍則下但言舍中軍知爲三軍之中矣○注不言至相起○上襄十一年言作三軍此年經舍中軍知此所舍卽舍上所作故爲同文以相起也○注傳不至可知○校勘記云諸本同故也解云今此傳文少故言傳不足解之也欲以上解下者云云則此注足下衍以字者下脫欲字當据以刪補舊疏云傳若足解之宜云前此作三軍之時不言中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此舍三軍不言三者前三非正偁故舍時不得言三今此傳文少是傳不足解之也以作時文在上故傳特解之上文既解訖下文不言三之意當同上義可知按此不言舍三軍者嫌三軍盡舍故須明斥中軍又以起上之作三軍爲益中軍也故也○注月者善錄之○春秋軍制別無所見上書月爲重錄此書月宜順傳善復古爲詳錄也通義云月者重錄之作舍同例然公如晉亦得蒙正月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疏大事表云此莒三邑也牟婁本杞邑隱三年莒人伐杞取之地屬莒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北與安丘縣接境防在今安丘縣西南六十里有故平昌城防亭在縣西南茲在今諸

城縣西四十里有姑幕城茲亭在其境杜云城陽平昌縣西
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一統志茲鄉故城在諸城縣
西北漢屬
琅邪郡

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疏穀梁傳莒
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重地
也左傳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通義云其來奔雖不以地亦
當以近書而傳云然者經
含兩義則舉其重者釋之其言及防茲來奔何注據漆閭丘
不言及高張言及疏注據漆至言及○即襄二十一年邾婁
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又哀六年齊國夏
及高張來奔是也舊疏云人之尊卑自有差等
可以言及地邑無尊卑之義恐其不得言及也不以私邑累
公邑也注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
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疏注公邑至邑也○通義云
劉敞曰私邑者所受于君
而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注累次至絕之○桓二
年傳累也注累累從君而死也穀梁桓二年注累從也從郎
次義莊子外物云揭竿累釋文累謂次足不得並足也私邑
不敢並公邑故亦曰累莊二十九年注言及別君臣之義君

臣之義正則
天下定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戊辰月之十六日舊疏云左氏作蚡泉穀梁作賁泉

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注蓋戰而涌爲異也不傳異者外異不書此象公在晉臣下專受莒叛臣地以興兵戰鬬百姓悲怨歎息氣逆之所致故因以著戒慮欲明天之與人相報應之義疏爾雅釋水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郭注引此傳曰直出直猶正也詩疏引李巡云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說文水部涌滕也滕水超涌也是則濆有憤激之意故作濆凡从賁得聲字多取義於忿故地之突起者爲墳起人之忿怒者爲憤怒物之大首者爲賁首是也說文水部濫濡上及下也亦謂水出下濡而自上下也引詩觱沸濫泉今詩采菽瞻卬並作檻泉傳箋並據爾雅爲說則濆泉濫與檻泉同○注蓋戰至異也○舊疏云似穀

洛關之事也通義云傳釋其地有濁泉故以泉名耳何氏謂嵩戰而晰甚謬然嵩雖專釋擧經解濫泉不及濆泉恐非地名○注不傳至不書○舊疏云春秋之義外異不書卽襄十九年不書漷移之屬是今此濆泉爲異故不錄若書之宜云何以書爲天下記異若僖十四年書沙鹿崩之傳矣○注此象至所致○公在晉卽上春公如晉也受叛臣邑則上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在公至自晉前也與兵戰闞則此敗莒師于濆泉是也○注故因至之義○原文闕

秦伯卒

何以不名注據諸侯名疏史記注引世本云景公名后伯車也通義云至此始發難者據所見之世錄小國秦者夷也疏通義云秦居西陲雜犬戎之習非實夷國也用夷俗爾按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又趙充國傳贊曰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習修戰備高上勇力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按此於春秋皆秦地明時皆用夷俗也匿嫡之名也注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疏○注嫡子至立之○新書立後義云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立阼階上如抱世子自房出大史奉書上堂當兩階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

大史以告大祝大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大史出以告大宰大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于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是嫡子生以名令四竟事也秦匿嫡名擇勇猛者立之無嫡庶之別正漢志及贊所謂迫近羌胡高上氣力也隱七年滕侯卒穀梁傳云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則此秦伯不名當亦以爲用狄道故彼疏引徐邈說云秦伯不名用嫡道也 其名何〔注〕據秦伯罃稻名〔疏〕注據秦至稻名○郎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宣四年秦伯稻卒是也舊疏云文十八年經作罃今此罃字誤也 嫡得之也〔注〕獨嬰稻以嫡得立之〔疏〕注獨嬰至立之○舊疏云嬰字亦誤宜爲罃俞氏樾公羊平議云此傳之義甚不可曉秦既匿嫡子之名何以嫡子得立其名又得書於春秋乎今按說文女部嫡孎也孎謹也是嫡本非嫡庶字凡嫡庶字古作適隱元年傳立適以長其字作適不作嫡此謚此傳嫡字疑古本皆作適兩適字異義匿嫡之名也此適庶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其所以隱匿之者正以欲立爲君之故不使人指斥之非如何氏擇勇猛而立之也適得之也此適然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故秦諸君名並不著唯秦伯罃秦伯稻兩君獨名者乃適得之也猶云偶然得之也襄八年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與此傳文正同按俞義亦適然何氏擇勇猛之語必非臆撰

冬楚子蔡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注吳未服賓封之罪故也越稱人者俱助義兵意進於淮夷故加人以進之義兵不月者進越爲義兵明故省文疏注以意言之越進稱人知義兵明爲吳未服罪也○注越稱至進之○卽上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淮夷不稱人注月者善義兵彼亦義兵淮夷無進辭今越稱人故解之明爲進意也通義云越何以稱人徐人越云則不辭按此蓋亦因其可進而進之爾○注義兵至省文○正以侵伐例時善之詳錄則月上四年秋七月楚子以下伐吳皆月是也今已進越爲人義兵明故省文不月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九終

常熟邵元晉參校
子汝芬校字